鐵厓詠史註

鐵厓咏史註卷之六

目錄

鐵厓咏史註卷之六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趙元度萬涵
金宗涵育齋　訂

南八兒

霽雲起微賤𢹂舟人也張巡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一人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其不畏死也可知南八男兒死不可為不義屈雖巡不叮嚀其有不死者耶其乞援賀蘭憤氣見於射塔之矢而志不遂也君子悲之為賦此章以繼

無衣之詩

南八兒嚙指示千人呼血誠豈減申包胥臨淮節度真狗奴我歌無衣淒淚濡嗚呼我歌無衣淒淚濡

新書南霽雲傳少微賤為人操舟又巡被圍纂募萬死一生者數日一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霽雲也張巡傳以刀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亦不肯降又巡遣如臨淮告急進明初無出師意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抽矢回射佛寺浮屠矢着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高仙芝傳賀蘭進明好嘆狗糞左傳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

厲鬼些

巡守睢陽志節與金石爭勁日月爭光古今無以

尚矣猶讓其食盡食愛妾至大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陌於殘忍夫守城爲民而食民以守城何異戕四肢而欲保身家者吁巡之食人非其本心將爲救兵之俟耳余獨疑厲鬼之言訖不能殺慶緒殺子竒殺進明也豈幽明二道耶抑後来新店之戰其有陰兵助鶻而猝至者耶人不得而知也爲作此厲鬼辭

張孤忠掘鼠羅雀食不充啖妾啖婦人啖敵飽我躬生不能殺賊死誓厲鬼爲鬼雄厲兮挐陰霧哼靈風南山之背黄埃之中　重爲此曰

西走孛虜兮彗掃鄴宮奇死兮莊降 叶 虜兮歸來兮昴之西尾之東勿終為兕雄

新書張巡傳賊攻城士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為鬼以癘賊又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又巡被圍久初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凡食三萬口人知將死而莫有畔者城破遺民止四百而已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綱目廣平王俶郭子儀等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子儀等初與之戰不利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又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又陳留人殺尹子奇舉城降

白衣山人

泌乞歸衡山詔賜居服給三品料又為築室山中

後再起於德代兩朝此山人多此一出也

鬼谷生非隱淪入朝市神仙人翰林待詔講老子靈武上書稱國賓二聖懽俟子懿五父扶牝啼君王饒烏啄飄然冥鴻在天際樛枝松破桐葉出處語默何從容兩京之功不必録魯連子陶朱公吾將與汝尋赤松

新書李泌傳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着黃者聖人着白者山人又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隐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又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又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又贊曰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鮮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又天寶中詣闕名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

又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建寧王倓傳
記倓典親軍以李輔國為府司馬時張良娣有寵與輔
國交構欲以動皇嗣者倓忠謇數為帝言之由是為良
娣輔國所譖帝感偏語賜倓死李泌傳時李懷光叛歲
又煌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
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
是不赦又獨栿玼稱兩京復泌謀
居多其功乃大於詹連范蠡云

青岩山人

郴城胡披袞衣幕下客山中歸汲田有綿上粟青岩有西
山薇封刀呼而黃屋頭可斷不可辱大唐天子館三司三
百偽官齊俯伏

綱目汲郡甄濟有操行隱居青岩山安祿山為採訪使
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病舁歸家祿山反
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召之濟引首待刀希德
以實病白祿山乃免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

徼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新書逆臣傳安祿山營州柳城胡也

白将軍

白将軍躍如雨突如鶻長㮣僂飛勢飄忽天子大将在河陽金刀小龍敢逆勃将軍挺身獨出奇誓折龍角如折枝四馬如龍亂流出攪陣不用千熊羆白将軍一呼去聲嘗僕裂生龍斷之馬上歸日光射人滴盟血史家有人來刼我亦曰李郎驍将可火船萬炬撤中流鐵騎千蹄攢柵左大将門前拜颭旗大軍小酌多雄雌嗚呼白将軍驍且奇誰說摩訶捉健兒

新書白孝德傳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為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将劉龍仙挑戰加右足馬鬣上慢罵光弼光

弼曰孰能取是賊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須幾兵對曰
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
撫其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
克矣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見易之不為動將至
若引避然孝德搖手止之曰侍中使致辭無他與語頃
之睨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龍仙罵之乃躍馬前
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堤走追斬其首以
還李光弼傳光弼次野水渡既夕潛還軍留兵將雍希
顥守謂之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數也賊必使來劫
我汝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思明果召日月曰光弼野次
爾以鐵騎五百取之不然無歸見我日月至問太尉在
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月謂其
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歸必死吾矣送降希顥與
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闘
之亦降資治通鑑陳宣帝太建五年鎮前將軍統衆十
萬伐齊齊師選長大有脅力者為前隊又有蒼頭犀角
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
辛酉戰於呂梁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
殪此胡則彼軍奪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為公取之明
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穿

訶歘單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

李五父

李輔國以閹竪竊定策功遂肆横逆專制朝政元宗以遷張后以殺肅宗以驚殞其爲逆也大矣代宗不奮皇威以加天討乃假使者行盜之所爲不羞國柄哉

李五父高家奴一日尊尚父乃勝高家奓音查飛龍犯雞兒西内兵諆相表裏坐阿亭非孝子犯已戮妖尚容誓告太廟誅元凶胡爲盜兒割顱投溷中

新書宦者傳李輔國以閹奴事高力士肅宗任以腹膂事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以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時太上皇居興慶宮輔國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願徙入禁中帝不寤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太上皇還西內居甘露殿自是太上皇快快不豫至棄天下張皇后數疾其顒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謀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何變是夜捕二主及中人因之而殺后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遣俠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後梓州刺史杜濟自言刺輔國者高力士傳戚里諸家尊曰翁肅宗本紀天寶三載又更名亭

哥奴塚

哥奴沉蠱上皇十九年至天寶天下一敗而不可

救養成胡虜十四年不調幾易唐祚雖醢肉爇骨無以伸天下共憤諸將克長安必發其塚帝乃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勑諸將焚骨揚灰而以李泌言遂止善夫胡氏之論曰肅宗當按誅王敦故事跪而斬之以謝天下獨憾危已是以天子讐匹夫也不亦褊乎余責泌贊肅不能行是舉也

李哥奴之死不勝誅阿釗私忿斲棺取含珠如何嗣皇帝又以天子讐匹夫元凶跪斬有典故白衣相國乃使恢宏聖德酬私讎

新書姦臣傳哥奴林甫小字又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固寵市權蔽欺天子耳目又擢安祿山等爲大將林甫

利其虜也無入相之資故祿山得專三道勁兵處十四年不從又楊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帝怒詔奪官爵斵棺剔去含珠金紫更以小櫬用庶人禮葬之外戚傳國忠本名釗以圖讖有卯金刀當位帝為改今名李泌傳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甚危及即位怨之欲掘塚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怨示天下不廣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上皇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懌萬一感疾是陛下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晉書王敦傳敦死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首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

免胄行

余謂子反華元之平春秋非之羊陸交歡君子謂非純臣之事涇陽之急子儀單騎見虜可謂奇勛然非萬全之策也

葉子高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母郭子儀胡不胄虜人見
君如見斗涇陽鐵騎合如山已無唐家天可汗老臣鬚眉
怒在眼萬口萬歲呼平安大酋投戈拜馬下諭以言語酋
諸諾馬上呼聲銀海翻滴酒誓如刑白馬人生一誠裂金
石誰謂犬狼心不測嗚呼尚父不免胄安得胡兒叙甥舅

左傳白公之亂葉公至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
如望慈父母焉新書郭子儀傳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
入寇京師大震召子儀屯涇陽比到虜騎圍已合乃身
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
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
無主故令我從以來公今存我得見乎子儀以數十騎出
免胄見其大酋回紇舍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
召與飲結歡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
親也馬牛被數十里公等若倒戈乘之逐戎得利與我
継好不兩善乎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又德宗嗣位

賜號尚父

奴材篇

郭家兒皆奴材孝謹幸有曜獨異胥梁胎乳母子驕且侈

都虞侯杖殺長安市邠州留後小尚書白日殺人縱虎貙

郭家子材非奴明朝受教叚都虞

綱目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新書郭子儀傳子曜性沈靜諸弟或飾池館盛車服曜獨以簡朴自處叚秀實傳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為都虞侯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乃選老躄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

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慾卒為暴罪且改剏元帥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聯再拜曰公卒數聯厥奉畢以從秀實宿軍中旦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卻由是安

晉州男子

白衣山人不言事成都司錄下法吏晉州男子不怕死痛哭一書三十字諸道監諸州團豈勝老魅檦朝端胡椒鍾乳甲乙藏南珍北貨金銀山八位堂萬年縣㚒襪填咽不一噎晉男子解梏麻賜衣闕下拜官家

綱目晉州男子郇模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屍貯筐棄於野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團州團練使監者罷諸道監軍使也按新書事載李少良傳多訊切載先是天下兵興凡要州權置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悦人心故模指而刺云白

衣山人謂李泌成都司録謂李少良李少良傳憤載不法疏論其惡帝留少良客省欲究其事其友韋頌者候之漏漏言於陸珽載召珽問知之乃奏下少良御史臺劾其漏禁中語并與頌珽論殺之老魅謂元載帝遣金吾將軍吳湊收載於政事堂賜死萬年縣載乞快死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汙辱死乃脫穢襪塞其口殺之籍其家得胡椒八百斛鍾乳粉三千兩

汝州公

建中四年李希烈據許時宰相關播以李元平為有攘寇才拜為汝州公郴子惟深颷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玉賈石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今之衍浩也盜襲汝州縛汝州公歸見希烈便液汙地希烈大罵曰盲宰相以汝當我嘻世之大言無實

者使不敗何以辨才之真偽乎

石以玉繅梟以鳳吭兮衍誤相浩誤兵叶邪兮莽龔旦掾龔昌兮嗚呼汝甸范范兮汝公倀倀往者莫咎兮來者未央

新舊關播傳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郛浚隍希烈陰使亡命應募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因嫚罵曰盲宰相以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偽署御史中丞

顏太師

君子論顏二烈祿山成於前盧杞成於後世道不幸風紀之幸也余獨悼建中之君為兩相所蔽而不少悟焉何也李元平妄人也信關播以為將相

之才而使之獻希烈顏真卿貞人也信杞以爲誅說之客而使之喻希烈元平爲賊輔而真卿爲賊殺建中之君烏得不蒙塵於奉天抑於太師有憾也李泌度其君肅宗不能保已之不傾而高舉故獲免盧杞亂政之時齒且八袠矣吾不知太師之不去何待耶舐血之訴觸其所惡聞吾又不知太師之市恳何屑屑耶卒以餘齒陷於死地借頰舌之力免軍旅之勞其究如此讀其史悲其時而爲之辭云

嗚呼鳳凰不翔兮鴟鴞肆其强梁麒麟中傷兮豈云異夫

犬羊君子之與小人兮水火不相容王叶危吾族其無賴兮
固以業業於汾陽棄僕射於瑕崖兮豈不慼予之類傷嗟
夫子决於火坑乎螯之行藏嗟嗟夫子兮烈煌煌些夫子
兮死不亡

新書顔真卿傳盧杞数遣人問方鎮所使將出之真卿
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
舌䑛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
烈陷汝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
而定詔可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逼使上疏雪己真卿
不從叱曰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希
烈乃拘真卿掘方丈坎於廷傳將坑之真卿曰生死分
矣何多為希烈後遣將至其所積薪於廷曰不能屈節
當焚死真卿起赴希烈使閹奴縊殺之綱目集覽先中
丞謂盧杞父奕也天寶初拜御史中丞安禄山陷東都
被殺傳首至平原真卿執其使取奕首續以蒲身葬之
綱目盧杞醜色如藍有口辨上悅之郭子儀每見賓客

姬妾不離側杞嘗往問侯子儀恐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陋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新書楊炎傳帝以炎論議疎濶遂罷為尚書左僕射又貶崖州司馬同正未至百里賜死姦臣傳楊炎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才下不悅未半載譖罷炎

藍面鬼

藍面鬼陰且袜（音媚）郭家姬羣走避天子見之殊嫵媚藍面鬼泚㨿兵鬼遣使鬼凌兢尚持天柄殺崔寧救駕將軍諂天子奸一排數千里藍面鬼澧州死

新書奸臣傳盧杞體陋甚鬼貌藍色又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省不屏姬妾杞至則屏之遣使謂吳溆也忠義吳溆傳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悉且悛溆願至賊中諭天子意卒被殺姦臣傳帝出奉天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帝殺之又李懷光數破賊嘗斥杞杞惧之

即謂帝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勤难有大功爲姦臣間阻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帝始寤貶爲新州司馬貞元元年詔爲澧州别駕杞逐死

破桐葉

上再三欲全懷光使泌招之懷光父子懼上無信而深信泌者也泌曾不以救駕大功原其逼駕之惡何也泌能成就馬燧其成就懷光又何难哉此破桐葉詩吾未平於泌也

一虎在河中一虎在河東河中棄虎虎滅族河東諭虎虎成功嗚呼鬼谷子教君破葉桐何如翦珪教周公

破桐葉註見前白衣山人新書叛臣傳李懷光至河中取同絳二州又帝以河東節度馬燧拜副元帥會兵進

討諸軍遂圍河中柳宗元集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孔巢父

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辨而才為魏博宣慰使見田悅與言逆順利害開曉其衆皆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臣數日田緒殺悅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宣慰罷其兵衆憤譟而合乃害巢父贈右僕射余讀杜甫送巢父詩未嘗不高其節惜以專對才而死不得為竹溪之逸也

孔巢父竹溪流竹溪之水可飲牛胡為乎干肉食謀孔巢

父盍歸來叶河北虎孝懿河中虎方厥孔巢父不歸去十年東海迷烟霧釣竿空負珊瑚樹

唐書巢父與蘇源明李白裴政張叔明陶沔隱居徂徠山時號竹溪六逸杜甫詩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

陳醫者

霍顯使淳于衍毒許后助逆也陳仙奇使山甫毒李希烈助順也史臣不以酈寄誘呂産為賣友以其助漢取賊也酈寄不以誘呂産為賣友則山甫不以毒希烈為賣主也雖然大將不討賊而假手於吹咀之夫國柄可知已

陳山甫醫術活萬人為國殺元罪汝醫非不仁大將不斃
賊斧鉞養凶囂吁嗟山甫氏刀圭土麒麟豈比妖術誅全
身金匜甘露殺寶臣

新書逆臣傳李希烈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令醫毒之以死漢書外戚傳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侍皇后疾顯因生心謂衍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顯搗附子飲皇后遂崩酈商傳其子寄字況與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寄紿呂祿與出游而太尉勃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呂天下稱酈況賣友新書李寶臣傳寶臣引妖人作讖兆為丹書靈芝朱草齋別室築壇置銀盤金匜玉斝猥曰內產甘露神酒既而畏事露且誅詐曰公飲甘露可與天神接客置堇於液寶臣已飲即瘖三日死

喜鵲兒

喜鵲兒朝飛禁中柳暮宿省中梧口銜天詔報人吉更學金雞傳赦書胡爲乎謗非謗譽非譽陰陽反覆搖天樞錦江滑滑愁泥塗只不如丈人烏巢不奪鳩居豈比爾鵲愛憎及除胥

新書竇參傳申其族子也爲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中密詔故申所至人目爲喜鵲帝聞以戒參曰是必爲累不如斥之陸贄與參不平遂共譖贄帝得其姦逐申爲道州司馬貶參驩州別駕申丹貶綿州司戶

柿林院

蒲博士書算傭傻入東宮如駏蛩麻鞋天子瘖且聾小牝一鳴天日蒙博士前殿書傭後院結交死友標題私讌劉

柳文章伊周廟廊柳州蛇朗州獐叶中風郎夫婦高眠金匣牀

韓愈順宗實錄上學書於王伾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俱待詔翰林又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王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孔叢子北方有獸名曰蟨爰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愛駏蛩也為其假足也二獸亦非心愛蟨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也順宗實錄上在東宮嘗與諸侍讀并叔文論政又上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又上知內外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稍安新書王叔文傳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又叔文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曅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為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又質泰諫準曅宗元禹錫等倡攀之以為伊周管葛憪然謂天下無人抑

宗元傳徙柳州刺史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傳斥朗州司馬順宗實錄伾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夕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王伾傳伾尤通天下賕謝日月不閑爲三重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

行行臨賀尉

行行臨賀尉親友絶送迎門客徐晦氏獨餞藍田亭明朝擧監察驚動太常卿取舍兩不失允矣李中丞

新書楊憑傳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姦贓貶臨賀尉憑所善徐晦第進士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德輿嘆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擧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權德輿傳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山棚客

漢壽客刺以酣黔州客刺以湣諸葛相機最深沉牆急遁幾成禽如何東門萬大柝白日馬頭飛劍落飈風一道捲塵來緋衣小兒驚墜踁山棚客客亦神十日大索長安民不知客已出蒲津空殺恒州十四人

新書李師道傳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萬山浮屠圖淨為之謀武元衡傳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後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百官恂懼未知主名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千萬授五品官于是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為承宗所遣皆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留邸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裴度傳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師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傷首度冒氈得不死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又張榜東門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以度平元濟也欲以傾度按張晏等

以疑似殺之師道客竟亡去後田宏正入鄆得師道薄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乃知向者亦吏卒受賂於賊而容其如此漢壽客諸葛相見卷三費尚書黔州客見卷五謝祐頭

輿橋行

蔡州三葉驕乳虎輿橋柵中虎猶怒鄧唐節度在朗山誰能縛虎生致取文城白狗破喉衿輿橋鐵壁高千尋畋狄壯士三百四不料野騎成生禽夜深觧縛節度府授以六院吾無猜大雪陣中鵞鸛鬭將軍坎墉入中穴素旗白馬從天來古來豺虎化心腹潛出盧龍下綿竹平淮誰是第一功尚書僕射封涼國

新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以愬為隋唐鄧節度使攻馬鞍山下之拔道口柵戰嵖岈山以取鑪治城入白狗

汶港柵破楚城襲朗山平青陵城禽票將丁士良與其才不殺署捉生將士良曰吳秀琳以數千兵不可破者陳光洽為之謀也我能為公取之乃禽以獻於是秀琳舉文城柵降遂以其衆攻吳房初秀琳降愬單騎抵柵下與語親釋縛署以為將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者祐賊將也守興橋柵其戰嘗易官軍愬候祐護穫於野遣史用誠以壯騎三百伏其旁見羸卒若將燔聚者祐果輕出用誠禽而還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六院者隋唐兵也由是始定襲蔡之謀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祐以突將三千為前鋒李忠義副之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戍殲其戍會大雨雪馬皆縮栗士抱凍死於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旁皆鵝鶩池愬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戍晏然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愬還屯文城拆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涼國公潛出廬龍

謂魏用田疇下綿竹謂蜀用田韋

石忠烈

按羅隱作傳云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雞盜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元和中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允皆受丞相節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大丞相孝忠見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使命具獄將斃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佯卧地若不勝按驗狀吏就詰之孝忠伺隙用枷尾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曰汝推

碑殺吏為何對曰臣一死未足塞責今淂面天顏
一言亦族無恨臣事李愬歲久平蔡之日臣在軍
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愬禽
之爪牙脫落而元濟縛今刻石紀功盡歸丞相而
愬名第與光顏重允齒愬固無言不幸更有一淮
西其將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
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推碑不惟明愬績亦
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禽臣
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
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白

段學士撰碑如孝忠言余曰石乃雞狗奴耳敢以一死易主碑亦力士中一奇事也因詩以見仆碑事非特愬妻之力也

淮西碑叶千尺立龜趺司馬大手筆點竄古典謨千載不可磨叶石力士雞狗奴金椎椎碎石不怕天子誅天子貸厥辜段學士石重書力士爾非雞狗奴

舊書韓愈傳碑辭多叙裴度事時入蔡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去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新書韓愈傳度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李商隱韓碑詩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

韓宣慰

王庭凑圍牛元翼於深州詔愈至境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庭凑拔刃弦弓以迎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凑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凑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自祿山思明元濟為逆者子孫今有尚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元以北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

使汝曹亦聞之乎廷湊曰今侍郎來欲何為愈曰神策將軍如牛元翼者不少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湊曰即當出之因與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出深州夫愈之舌端可謂有專對之才矣宜其有以悦服廷湊異於孔顔諸公也

唐家虎穴生王畿顔公孔公俱不歸韓公鎮州去虎口尤可危於呼韓公天下奇正論不数柏拾遺鱷魚為戒從雷雨衡山為戒開煙霏况爾稱人類太師留血衣片言為爾折是非老虎嘯中失突固元相國何能為奇節歘舉于家

兒

韓文考異先大師謂故鎮師王武俊也顏真卿傳李希烈陷汝州遣顏真卿往諭希烈遂縊殺之孔巢父傳李懷光據河中帝令巢父宣慰罷其兵懷光乃害巢父柏耆傳王承宗以常山叛耆杖策詣淮西行營謁裴度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承宗至泣下乃請獻二州以二子入質按韓公行狀神道碑及舊史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公口占為書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元正傳王庭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正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李逢吉令李賞說裴度曰于方為正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遂與度皆罷宰相

樓　澍傅霖校

鐵厓詠史註卷之七

目錄

鐵厓咏史註卷之七

諸曁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濵註

姪　魯清倬雲
　　國佐廷柱　訂

甘露行

史臣以甘露之變仇士良殺訓註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予謂甘露無變訓註無誅唐禍將有甚於閹輩者讀史至此不能不咎太和之君倚託非人遂至喋血禁門秉輿幾踣然訓註二凶因此斬剟無遺殆天假手此輩耳涯餗

元輿孝本葦騈首就戮皆二凶之黨何足惜之涯臨終猶咎王璠昔不漏言必無今日嗚呼君子知二凶之禍敗必極於此又何尤於璠也哉

石榴林甘露降白梧夜匿丹鳳門阜襠曉集金吾仗王氏婢仇氏奴天子一怒何足誅王山人鹿裘子天子養成凌鑿齒逐三相進百官鑿齒不滅麟鳳無時還鳳翔茶長安枷天殺二凶天假手王家五帝何足咎

綱目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又上御紫宸殿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訓元輿勸上往觀上頓仇士良師諸宦者往視之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色變俄風吹幕起執兵者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金吾

衛士上殿宦者舁軟輿迎上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出討賊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賈餗李孝本腰斬於獨柳之下新書李訓傳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綱目上患宦官彊盛而中尉王守澄尤專權李訓傳訓尚綠麤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綱目注好衣鹿裘以隱淪自處韻府鑿齒獸名其齒似鑿食人仇士良傳士良擅專二十餘年殺二王一妃四宰相此云逐三相亦訓注所為也李訓傳訓既敗奔鳳翔為盩厔將所執斬之傳其首鄭注傳帝問富人術以榷茶對帝始詔王涯為榷茶使注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節度使又注聞訓敗其屬勸注殺監軍張仲清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按唐書本紀穆敬文武宣五帝作一卷亦五帝作一論甘露之變文宗太和九年事

封刀行

會昌天子仇浮屠毀天下寺四萬四千六百區穆護妖僧盡歸族五臺髡衆奔幽都使君亦機警封刀挂關無入境胡為主客郎中猶有請君不見山棚刺客殺武相八十妖僧搥折脛

綱目武宗會昌五年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九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新書韋博傳博遷主客郎中時詔毀佛寺悉浮屠隸主客博言令太暴宜近中宇和李德裕惡之李師道傳嵩山浮屠圓淨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椎其脛不能折罵曰鼠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死嘆曰敗吾事不得見洛陽流血

就死謠

温書生筆如鋭兵文如建瓴天策將軍求節鉞書生抱筆死誓不草表生揮戈曳戟犯闕庭何物狗子干天刑

綱目懿宗咸通九年龐勛陷徐州名温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請還家草之明日來曰昨日欲一見妻子耳今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耶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畧自負為勛草表何物狗子謂周重也

牛頭阿旁

路岩與韋保衡同相位二人勢傾天下時人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而爭權有隙保衡遂短岩於上罷岩為西川節度出城之日

路人以瓦礫擲送岩謂京兆尹薛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爲餞能曰鄴來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衛岩甚慚夫岩之黨衆矣南行未聞有一阿旁護送者得勢則附失勢則離宰相亦何樂養此輩哉見事

唐書路巖傳

咸通主嬉于荒咸適相肆厥狂門下伯什牛頭旁愛州叟敢論牛頭旁明年劍南道瓦礫如雨不見牛頭旁

綱目流陳蟠叟於愛州路巖傳巖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

光州民

咸通末光州逐刺史李弱翁有補闕楊堪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冤當訴於朝廷置諸典刑豈得羣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宜加嚴誅以懲来者予謂堪真腐儒民之所以敢亂分者誰致哉吁堪亦弱翁之流歟事見綱目

光州民無路叩天閽呼天不應叫地不聞刺史又不仁豺虎我民楊補闕黨惡不黨民君何怪光州民

墓順津

前年殺諫官諫官死閹闈今年殺諫官諫官死墓順炎炎田阿父豈畏兩拾遺誓討阿父賊賴有沙陀兒

綱目僖宗乾符元年以田令孜為中尉上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又廣明元年殺左拾遺侯昌業昌業以盜賊滿山東而四令孜專權無上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又中和元年殺左拾遺孟昭圖昭圖疏曰去年車駕西幸不告南司前黃頭軍亂陛下亦不召宰相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質實蟇頤津在眉州城東七里蟇頤山下即岷江也新書宦者田令孜傳李克用上書請誅令孜帝不從五代史唐本紀其先本號朱邪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為姓

唐孔目

陳敬瑄討阡能及羅渾擎句胡僧梟三首之外自餘不戮一人榜邛州賊黨皆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請准法瑄以問孔目官

唐溪溪對曰公已榜勿問而刺史復捕人此必有故令若殺之豈惟明公失信竊恐阡能之黨復起矣因詰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而不得故恨之耳敬瑄將按刺史刺史以憂卒行全家餉溪金百兩溪怒曰此太師仁明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使去胡氏論曰唐溪明足以燭奸智足以守信庶足以提身使處敬瑄之位阡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哉事見綱目僖宗中和

二年

唐孔目吏之師邛州脇從法不治太師條告民已知邛州

刺史挾其私我法不宥法爾欺刺史悖死莫具辭罪家懷金謝孔目孔目仁明推太師懷金禍我將何爲唐孔目非吏師王者師

白雲先生

高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與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用之刻青石為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駢得之驚喜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號為莫邪都駢從之又慮人泄其奸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將

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而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拜起繞畢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内不復知有駢矣予嘗論駢初年折節為文學交諸儒經硜言治道手賁屢雖左有英氣其在安南鑿道通餉有馬援不能治者徙淮南傳檄天下兵討黄巢威鎮一時天子倚以為重亦足稱雄矣乃為㦮人一惑隳圖割據志不能如乃篤意神仙事俾用之輩得入其奸愚弄之如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卒為所累而不逃師鐸之執秦彦屠滅之慘亦足哀哉為賦白雲辭以為惑方士之戒也

事見新書叛臣傳

赤松子蟠溪翁吁氣成雲噀雨成龍延和閣白雲封羽衣鶴氅呼雄風雪精下碎莫邪鋒

用之自謂蟠溪真君謂守一赤松子新書叛臣傳駢登延和閣又駢為寓鵠庭中設機關觸人則飛動駢衣羽服乘之作仙去狀又用之募卒二萬為左右鎮邪軍與守一分總置官屬如駢府

上源宴

李克用入汴朱全忠請入城館於上源驛薄暮罷酒從者皆醉楊彦洪密與全忠謀連車塞路發兵圍騎而攻之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等格鬬侍者郭景銖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面克用始張

目援弓而起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得寋左右數人踰垣突圍秉電光行絕城得出全忠恨射彥洪殺之嗚呼克用上源之厄甚於鴻門而大雨震電天有以相之已而全忠射殺自家謀臣又豈非天意耶事見綱目僖宗中和四年

王滿渡前兵破竹宛句巢中遺孽覆上源驛舍張高筵將軍飲酒歡滅燭獨眼龍醉眼紅譟聲動天醉且聾薛裨將郭侍童大呼將軍起張弓疾雷怪雨蒸陰風高車勁柵塞西衢獨眼龍將何從天公有眼識爾順且忠電光一道開迷蹤又令碭山賊射殺謀臣楊彥洪

綱目黃巢逼大梁全忠告急於李克用克用追之及於中牟王滿渡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巢東奔兖州克用追至寃句獲巢幼子及乘輿器服符印五代史唐本紀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鵶兒其目一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五代史梁本紀帝姓朱氏宋州碭山午溝里人也

僂㑩條

晉王以練紤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晉陽獻太廟自臨斬守光守光曰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証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汝也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伯業何不留之其兩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請先死即

伸頸就戮

淒雌雄錦繡襠朝呼鳳凰侶暮宿鴟鴞房兩雌角角聲稠將晉陽網艾如張小喜鵲子先飛揚一雄欲苟存兩雌誓溘亡嗚呼寧為兩烈死白刃不活金籠異姓王

新唐書劉仁恭傳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鄭棋樂府原題艾如張溫子昇辭云誰在閶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葉結網桂離邊若能飛自勉豈為繒所纒黃雀黨為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觀李賀詩有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似剪艾葉為蔽張之具也

佳麥良繭歌

張全義本田家子與李罕之剖臂為盟分據河陽罕之性貪暴以殺鈔為事全義勤儉督民耕植後

為河南尹披荆棘勸樹藝蠲其租税民之歸者如市都城坊曲漸復舊制野無曠土桑麻蔚然出見田疇美者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桑善收者親至其家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皆言張公不喜聲妓見之未嘗笑惟見佳麦良繭則笑耳全義後入梁拜中書令封魏王妻女為温所淫賂事劉后拜為國父其末節固不足數佳麦良繭有関民社吾特為之歌以勸後之有民社者云事見僖宗光啟三年又見五代史雜傳

張田公善勸農佳麥長如帚良繭大如甕叶時時出省村

下馬行田中親與爾農行酒持甕叟以茶絲勞爾老與童大邑勝兵帶甲萬小邑生齒千租庸坐令墟落敘九功北韓南郭無足比隂嗚呼大明主如何諱言布襖田家翁

綱目德宗文德元年以郭禹為荊南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二十七家禹厲精為治撫集凋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户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為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大明主謂宋武帝也宋書武帝紀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

長樂坂

張統師傾危臣平生自比山東人獨眼龍已窺破誰遣當國居中鈞又欲羽扇揮三軍揮三軍動河朔敗衂歸來過

長樂將軍何以酬祖爵

張濬討李克用楊復恭餞濬於長樂坂屬濬酒濬辭復恭戲之曰相公仗鉞作態耶濬曰俟平賊還方作態耳軍出陰地關克用遣李存孝將兵禦之濬敗存孝攻晉州語其衆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濬得適去師徒失亡殆盡貶濬遠州刺史復克用官爵乾寧中全忠脇上東遷濬聞曰大事去矣全忠遣牙將殺之屠其家事見綱目昭宗大順元年及新書張濬傳綱目濬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薄其為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終亂天下必是人也又濬至河陽徹屋為栰以濟

金床兎

有烏烏三足呼作董家真鸑鷟明年兎子上金床神姒宮中龍袞服李丞相吳學大不遂會稽鐐碣死鎮海節度明

綱常提兵三萬秋鷹揚只許開門作節度不許閉門稱天王蚕腰米三萬斛馬蹄金五百屋檻車已具小江南口率民錢猶未足唐金床漤金塢前卓後昌同一鹵祠中妖覡滅天冊市上貪夫照臍炬

新唐書董昌傳方士朱思遠築壇祀天詭言天符夜降綵楮朱文不可識昌曰讖言兎上金床我生於卯明年歲旅其次二月朔之明日皆卯也我以其時當即位客倪德儒曰咸通末越中秋記言有羅平鳥主越禍福中和時鳥見吳越四目而三足其鳴曰羅平天冊民祀以攘難今大王署名文與鳥類即圖以示昌昌大喜乾寧二年即偽位國號大越羅平建元曰天冊自稱聖人鑄銀印方四寸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又錢鏐將顧全武執昌斬之斬偽大臣李邈等百餘人又昌令曰時王我當順天應人其屬吳蘇秦昌裕盧勤朱瓚董庠李暢薛遼與妖人應智王溫巫韓媪皆贊之又官屬不狗昌旨者節度副使黄碣山陰令張遜皆誅死黄碣傳董昌反碣

請舉族先死昌斬之名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為真諸侯乃作偽天子自取誠亡昌斬之又名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裴固辭曰六州勢不助逆王據孤州以速死謂何昌因之他日謂人曰我無碍鐐遜何害事綱目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董昌傳錢鏐悉兵三萬攻之昌懼執悲智王溫綽娼吳繇秦昌裕送於鏐又執朱思遠王守真處勍送鏐軍求解綱目錢鏐遺昌書曰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耶昌不聽鏐以狀聞董昌傳昌在圍城中貪吝益甚口率民間錢帛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金帛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全塢見卷四金谷步障獻脇炬見卷三千里草

齊雲樓

乾寧三年李茂貞舉兵犯闕廷王戒丕請上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請幸華州遂欲制之上從之茂貞遂入長安燔燒俱盡昭宗登齊雲樓望故京作

菩薩蛮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宮酒酣與從人悲歌泣下

吁昭宗之路窮勢蹙以不能用李克用之言而信天下痴物之謀以至如此十六宅之幽將誰咎哉

齊雲樓渭水一條流雙飛燕子春来秋去春復秋碧雲四合思悠悠凍死雀愁紵紇千頭

綱目韓建移檄諸道令供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又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是不為李茂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又中尉劉季述幽上於少陽院昭宗菩薩蠻詞登樓遥憶秦宮殿只見雙飛燕渭水一條流千山與萬邱碧雲四合寓意克用綱目全忠亘上遷都洛陽上至華州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質實紇千山即紇

真山在大同府其山
冬夏積雪故諺云

腕可斷

韋債相脫縲絏擲盃之逆誓寢皮飲血韓侍郎不草麻解衣待鐵礩 叶 明年債相殂故人呼我踵覆轍走閩山泣天闕

韋貽範以喪罷相日為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託中尉樞密求之上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使草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上疏論之解衣而寢上命罷草使姚洎草之明年貽範卒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王贊自代崔允惡分權使朱全忠白上貶偓為濮州司馬偓泣別於上曰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弒之辱後挈妻子依王審知於閩事見綱目昭宗天復二年又貽範持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又蘇檢為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乃欲污我耶

壽春宴

壽春留春春不留大宴重開延喜樓相君送別灞橋上灞橋之水無西流沙陀老龍窺獨眼國破君亡見何晚紇干凍雀何處飛長安春草已離離寢宮出婦奉玉觴天子為歌楊柳枝

朱全忠歸鎮留宴於壽春殿又餞於延喜樓天子臨軒送別令全忠樓前上馬賜楊柳詞五首何后自奉玉巵以飲全忠事在昭宗天復三年相君謂崔允也綱目允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允外倚賊勢內脅其君破國亡家在目中矣

王官谷

白馬河浮濁流大柳樹坑瓜印容基學士獨先識王官谷

裏歸騎牛重来手擲魚須竹篤葦班中脫麖鹿天子詔賜還山老楊丞相涕沈瀾青山無處尋王官

司空圖兼官王官谷昭宗累徵不赴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放還山事見綱目昭宣帝天祐二年及新書卓行傳質實王官谷在平陽府臨晋縣綱目天祐二年敕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事文類聚禮部稱南省又曰禮闈又曰容臺禮記笏大夫以魚須文竹須音班老楊謂楊涉也涉作相謂其子凝式曰此吾之不幸也必為汝累矣

負國賊

負國賊栁司空佻巧不殊張樂工魏公九錫不為功徒殺東朝積善宫臨刑自呼負國賊豈悔黄犬東門東

柳璨公綽族孫也及第不四年作相性傾巧輕能阿附朱全忠後斬於上東門外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見綱目天祐二年新書姦臣傳全忠急於九錫王殷構璨等元暉懼自往辨解全忠罵曰爾與柳璨輩沮我不由九錫作天子不得耶璨懼卽脊哀帝揖讓授終璨請自行進拜司空為冊禮使又張廷範以優人為全忠所愛綱目朱全忠殺太后於積善堂史記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我欲與爾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

送璽使

楊僕射相天子碭山之賊著柘黃金祥殿前送國璽豈不聞謝家傲吏生清風解璽不為齊侍中

梁開平元年楊涉以攝侍中為押傳國寶使涉子凝式直史館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為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事見綱目五代史六臣傳朝梁於金祥殿南史謝朏傳齊高帝

以朏為侍中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

唐鷂鴉

全忠急於禪代獨蘇循倡言梁王功德宜即帝位未有贊成其議循乃入謁舞蹈呼萬歲敬翔曰蘇循唐之鴟鴞賣國求利不可立維新之朝詔循及刑部尚書張偉等十五人並勒致仕偕斥歸田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余獨悼敬翔善言唐鴉而不知所事者鴉之渠也見五代史六臣傳唐鴟鴞見綱目

唐老鴉將鴉雛矜凶挾怪什伍其徒乘人陰黑闖入屋廬

我室既毀我社亦墟嗟爾梟兮移南荆入東吳汝音不革將馬如舊主喪鬼車新主聽之勸我又若提胡盧嗟嗟敬大夫墓門刺汝不容誅磔以警百官百官無詐狙敬大夫亦何愚何如不輔唐李爲新主自是鴟之梟

五代史循父子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友謙遣循至魏州見循始至望州廨廳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文献通考十國一王蜀二孟蜀三吳四唐五吳越六閩七楚八南漢九荆南十北漢

王鐵鎗

王鐵鎗梁武夫馬上雙運一百廿斤交君王一笑問勍敵三日破鄆信非誣君側惡未掃鼠奴代招討保鑾騎士誰

作監帳底三軍成惇恅鐵鎗來叶嗚呼鬬雞兒鐵鎗析羞見邀信烈同光主莫相呼豹皮一死誓作朱家奴嗚呼王鐵鎗非武夫朝唐暮晋何物詩書

五代史死節傳王彥章驍勇有力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軍中號王鐵鎗梁晋爭天下為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晋王曰亞次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時晋已盡有河北而梁末帝昏亂趙巖張漢傑用事彥章謀不見用晋取鄆州敬翔入見末帝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乃召為招討使以敬翔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酒半佯起更衣引兵急擊南城南城遂破蓋三日矣趙巖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段凝為招討使唐兵攻兖州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只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戰敗被擒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兵敗力窮不死何待豈有朝事梁暮事晋生何面

日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憚恍心亂也王褒洞簫賦憚恍潤漫亡耦失疇伶官傳敘新磨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

李天下

沙陀兒萬乘主宮中自撃花奴鼓三千宮女習吳歈三十三弦作吳語彩衫挂上郵御袍傳眉趨作訝容舞老優磨鏡兒手披李天下牝雞一語殺縣令優奴兩州封列社紫樞老令言不聽三軍解甲無東征歌聲未歇酒未醒鐵鏃已入金頂顱叶乞漿飲漿不來牝優輦道獅門開笙篌錦瑟代文樓蒼麝列火飛寒灰君不見景龍百官作優伎諫官不言唐亦墜

五代史伶官傳莊宗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
、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
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綱目唐
官者欲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唐主乃命采擇
民女三千餘人以充後庭伶官傳莊宗嘗與羣優戲於
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
其頰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耶莊宗大喜綱目
河南令羅貫為政不避權臺伶宦請託一不報由是伶
官切齒張全義亦惡之遣婢訴於劉后后與伶官共毀
之會往視坤陵道濘橋壞怒下貫獄崇韜諫不得入貫
竟死暴屍府門遠近冤之伶官傳戰柳胡嬖伶周匝為
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
甚周匝曰身陷仇人得不死以生者陳俊儲德源之力
也頗乞二州以報莊宗皆以為刺史紫樞老令謂張承
業也唐家人傳郭從謙反莊宗中流矢傷甚卧絳霄殿
廊下渴欲得飲后令宦者進飧酪不自省視莊宗崩后
與李存渥等焚嘉慶殿擁百騎出獅子門樹千貴切音
位小棺也伶官傳帝崩五坊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
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通鑑中宗景龍三年上數
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為樂工部尚書張錫譔

談容娘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麞左金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上許之乃歌鹿鳴蟋蟀

血鏃吟

予讀五代符存審出鏃戒子語比膏粱家遺子以金玉而速其蕩覆者賢矣孝子之情不能不動於中為作血鏃吟

李中書符氏父血戰淋漓起門戶毒刀鑿骨出鏃頭夜夢沙場洗殘雨丹砂凝血狼牙錐古劍共匣銅龍悲鬬雞走犬符家兒爾父辛苦那得知符家兒泣鏃語啼血傷親抱慈母風陰雨濕同一痛地裂天摧崩五腑血鏃哀我父蓼

義之情情萬古莫將古墳寄戰場白帝城頭一堆土

五代史符存審傳初名存晉王以為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以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臨終戒其子曰吾少提一劍去鄉里四十年間取將相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至此也因出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曰爾其能哉

琉璃瓶

琉璃瓶水晶筋底三姓名上禱天眼天難明盧家兒爵中書太原賊起君王問汝將何如不愈唐家崔與盧

唐潞王清泰元年欲更命相問所親信聞望宜為相者皆以姚顗盧文紀崔居儉對帝不能決乃置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遂以文紀為相石敬瑭起太原潞王北征顧文紀曰自卿為相於與議皆云可致太平今日至此卿宜如何文紀惶恐謝罪見五代史盧文紀傳新書姦臣傳盧杞字子良崔允字

垂休

警枕辭

不睡龍醒復醒珊瑚圓木搖金鈴五花寶暈芙蓉屏銅盤雪粉香淺清樓墻銅彈飛霹靂夜半更奴起辟易圓木功無與敵吳越封疆平地闢四世三王安衽席

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於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鈴即寤時彈銅丸於樓墻外以驚值更者嘗微行夜叩北門吏不敢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見吳越備史

荆臺隱士

白衣客參國謀渤海帷幄吾何留但願稱隱士歸土州醉

披鶴氅騎黃牛九華先生不回首千古萬古名繆醜

梁開平元年依政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禍及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震為愚必以參謀議請以白衣侍尊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季昌以為謀主呼曰先輩同光元年高季興在洛陽帝欲留季興佶道而去至江陵握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清泰二年高從晦立以兄事震震常謂從晦為郎君且曰先帝以國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晦為之築室於土川技鑄笔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騎從牛至廳事從晦時過其家四時賜予甚厚以壽終見南平世家季興本名季昌南唐世家宋齊丘為昇謀篡楊氏最有力及事成乃陽入九華山昇屢招之乃出景立齊丘不得意願復歸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

朱延壽妻

夜聞目青子肺腑變仇讐英英朱氏婦烈氣横千牛百口

同一死一燎焚高樓伯姬錄爾卒誰執唐春秋

唐書朱延壽妹楊行密夫人行密狎延壽延壽怒陰與田頵通謀洩行密詐為目疾人謂夫人曰吾不幸目疾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書招延壽至執而殺之延壽一赴召時妻曰此行吉凶未可知可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妻曰事危矣部分奴僕授兵守門俟捕騎至則集家人聚寶貨焚府舍曰妾誓不以皎然之身為仇人辱遂赴火死列女傳伯姬魯宣公女嫁宋恭公遇夜失火保傅不俱遂逮於火而死

淮南刺客辭

刺客在春秋為翩豹之書也然有不為盜行者如晉鉏麑唐紀干之流其可例以翩豹律之乎五季之亂有如張顥之所遣者吾義其人謂鉏紀之徒非歟使可求死於刺則顥不得而梟祥不得而轘

矣昔人論紀信誑楚存漢開漢之祚四百年論其
功宜在蕭曹之上今張刺客誑顥而可求以討吳
國之賊其功又豈秦章輩之下耶
晉刺客不殺朝服臣唐刺客不殺寢苫入淮南刺客不殺
幕府賓二三天下士嗚呼梟顥首輾紀胸刺客刺客可無
功

五代史吳世家楊渥行密長子也初入廣陵留帳下兵三千人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温而温與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功共惡璠等侵其權斬之渥不能止温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反殺温等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隆演行密第二子也初温顥弑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温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宜渥母史氏教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温有隙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

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陰遣鍾車斬顥因盡殺之紀祥尋歸殺淮之罪於顥以其事入白溫毋史氏溫遂專政春秋哀公四年盜殺蔡侯申左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杜預註賊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也春秋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杜預註齊豹作而不義故書盜左傳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唐書于志寧傳太子承乾數有過失志寧諫太子大怒遣張師政紇干承基往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慘然在苫塊中不忍殺乃止去漢書高帝紀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詐楚可以間出於是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鐵筋行

徐知誥以宋齊邱為謀主每夜引齊邱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筋畫灰為字隨筯滅去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予悼齊邱能以鐵筋畫灰籌人之國而不得籌己之禍也

鐵筋子捭闔流扶策千里千昇州團練求秘策鐵筋為君灰上畫鐵筋畫造國手昇元天子傳璽綬泰州囚君誰執咎於呼鐵筋謀成繆醜君不見張留侯食借筋參機謀老蕭未械韓未休亦松歸来第一籌

五代史南唐世家李昇以徐溫乃冒姓徐氏名知誥以功拜昇州刺史天復三年建齊國改元昇元又懷覺齊

邱黨也宋齊邱坐覺黨與放還青陽賜死綱目宋齊邱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邱嘆曰吾昔獻策幽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諡曰醜繆

將進酒

將進酒雙玉觶徐家荆棘叢聯枝酒中有鴆毒爾汝心相疑兄一飲兮弟不敢違兄不飲兮弟不敢舉巵五百分壽各相持申狎兒雙綵工奏棠棣詩兩觶不決我分飲腦血與酒相淋漓中狎兒生不恨死不悲但願兄弟和樂歌塤篪君不見唐樂工以死白東宮金刀剖出忠義胸

後唐天成三年徐知誥名知詢以金鍾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俱享五百歲知誥變色顧左右不肯受知詢奉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諧掠二酒合飲

之悽金鐘趍出知誥客遣人以良藥餅之已腦潰而死矣新唐書忠義傳安金藏在太常工籍睿宗為皇嗣公卿不復見惟工優給使得進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金藏大呼曰公不信吾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剸腹中腸出被地

檻車行

檻車成狼牙釘狼牙鑿鑿刺人骨鋒血點點銅花腥建州城未解圍三單不進將何為三軍誓得檻車子檻車之車且勿馳大鵬翁如神錐啓聖門前擊老鴟剖鴟心吮鴟血一刀斷刀斷霏雪檻車子天好還老鴟三日身先殘君不見唐家鐵甕子請兄入甕死

吳兵圍建州閩主璘遣張彥柔救建州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得薛文傑方能討賊馳使聞太后及福王繼鵬

注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柄上下怨憤久矣今吳兵深入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出繼鵬以笏擊之於啓聖門外檻車送軍前士卒踴躍臠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踈闊更為之形如木櫃攢以鐵芒內向車成文傑首自入焉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事見五代史閩世家鐵籠子見卷五

兒入甕

落葉辭

后皇嘉樹翠葉翹翹植於東垣春陽韶韶根未撥兮歲未凋一葉落兮隨風飄寶皇殿肆巫妖樓頭春燕飛凌霄葉落濤兮水迢迢

閩主昶以永泰棄翹為內宣徽使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繼嗣位不與翹議國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名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翹頓首曰老臣輔道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

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孫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
言奈何棄孫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發李春燕翹
諫之昶不悅毀上書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
遂放歸永泰見網目路王泰清二年五代史閩世家璘
婢春燕有色其子繼鵬烝之繼鵬既立更名昶昶亦好
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
妖人林興以巫見幸昶愈惑亂立
父婢春燕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

王承綱女

王客女春花面璞玉軀青年已許東家夫如何君王亂禮
法合歡重綰雙羅襦感君恩侍君酒但念高堂父與毋願
君知妾心使妾東家奉箕箒君一怒父萬里魂飛鷺刀逐
父死不殉棄羊泰國鬼

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聞其美强取入宮承綱力
請之蜀主怒流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蜀主降封泰門

三閣圖

金陵新閣空中起帘踞龍蟠蒦鳳掎沉檀雕柱闌玉螭麗華吹笙綵雲裏水晶簾空濾明月三十六宮白於水紅塵巴馬四百秋五城步障五花毬綵繒山頭蓋宮殿山前十二銀潢流健娥五百曳錦纜金蓮吐影上下金銀州二三狎客混歌聲中有酒悲淚如雨嘉州諷諫三閣圖秦川別幸千花株田鶻隊鵝羣呼夜半卷土昌盧渝黃茆縛髻口銜壁草降表王中書嗚呼玉樹聲中作唐虜門外崇韜是擒帝

蜀主奢淫嘉州司馬劉贊獻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之王承休又請蜀主東游秦川毀府署作行宮先獻花木圖主與承休妻嚴氏通遂銳意行自秦川歸成都百官及後宫迎於七里亭主入妃嬪作回鶻隊入宮魏王繼岌至綿州命翰林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王鍇草降書王宗弼引上及百官儀衛出降於昇仙橋主白衣銜璧草繩縈首百官縗絰徒跣輿櫬號哭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見五代史前蜀世家南史陳紀論始梁末童謡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及僧辯滅羣臣以謡言奏聞曰僧辯本乘巴馬以擊侯景

李客省

李嚴解亡蜀亡蜀亦亡唐人知啼血母已悟孟知祥孰知白日相料敵在高堂

唐樞密使安重誨頗疑孟知祥有異志思有以制之復以客省使李嚴為監軍知祥謂李嚴曰公前使蜀歸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至兩國俱亡公今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

知祥曰衆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先一年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將以制知祥其母謂嚴曰前日替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見五代史李嚴傳及後蜀世家

商人妻

商人妻身栖栖西家住湘㬋湘水西君王昨夜殺無罪良人白日歸黃泥妾非野鴛鴦生死隻鳳皇書寄田文錦臂纏紅守宮叶良人為我死我為雌雉經叶嗚呼司馬后真犬羊甘奉巾櫛穹廬王

綱目楚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悼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有商人妻美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晉書惠羊皇后諱獻容洛陽敗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曜甚愛寵之生曜二子而死

張生鐵

胡風排城城欲摧黃頭奚騎連天來斷頭將軍一寸鐵百煉精芒貫秋月兵愕馬愡鼓聲死將軍不作降胡鬼大惡漢真狗奴毆前斫鐵拜胡雛生鐵生鐵鐵不枯胡雛祭墓雙膝膜

綱目晉安被圍援兵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出降未為晚也諸將旦非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苔書宗峯東方之北邊黃頭奚部也五代史張敬達傳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不知其所已猶為讓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耶光遠等大慙伏

樓　澤　育蒼校

鐵厓咏史註卷之八

目錄

鐵厓咏史註卷之八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姪孫　大章鴻文
　　　龍最峯訂

石郎詞

石郎石郎梟捩豎忍背沙陀篡唐主胡雛許汝着柘黄鮮衣築壇柳林下（叶户）池割十六州帛輸三十萬北平父子爭山河鐵硯書生前泣諫斛律小雛一諸重石郎石不爛嗚呼石家天子傳後主木葉山頭拜相祖

五代史晉本紀高祖父臬捩雞本出於西夷生敬塘其姓石氏不知得姓之始綱目契丹立石敬塘為晉皇帝

自鮮衣冠投之纛擅那位劉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疋契丹主軍柳林趙德鈞密以金帛賂契丹晉主聞之大懼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何可信其誕妄之辭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倶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五代史四夷附錄趙德鈞事劉守文為軍校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其父邢為蓨令守文破蓨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子後主廢帝也廢帝入契丹經木葉山令帝夫婦拜阿保機墓

鐵鞭郎

鐵鞭郎鞭有神鐵鞭指人能殺人石公自訟無加我七十二節生龍鱗鞭指日日色死射天答地爭天子我當為雪萬世恥吁嗟偃身鐵鞭鐵鞭無復神

五代史安重榮傳重榮小字鐵胡善騎射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為不可重榮曰吾當為母卜之乃立一箭百步射之曰石公為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矢射之曰吾為節度使則中又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見晉高祖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耳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此晉萬世耻也天福六年契丹拽刺過鎮重榮執之乃上表言契丹可取高祖報曰前世與鹵和親皆所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小大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加我何反意乃決其母又以為不可重榮曰為母卜之指其堂下旛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水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又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輒死號鐵鞭郎君乃舉兵杜重威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命漆其首送契丹

鐵硯子

鐵硯子廟廊器直是書生一片心梟捩豎拜胡雛鐵硯之

子輔我石家六尺孤景家兒言失信十萬橫磨起兵纍胡兒捲甲趍洛陽公卿南走如牛羊鐵硯死不足惜誰引胡兒亂中國君不見班超擲筆燕頷而虎頭西域萬里能封侯

五代史桑維翰傳維翰字國僑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嘗臨鑑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從他求仕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又出帝即位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綱目晉開運三年契丹主大舉入寇十二月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後漢書班超傳超與母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又相者指曰生燕頷虎頭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又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

屬封趙為定遠侯邑千戶

博羅神

朝拜博羅神暮拜博羅神聲欬陰室煽聚市人張小狐八國主日日告神聽神語邉菩薩下虔誠小狐告神神不靈金陵市上妖血腥君不見寶皇宮殺兄殺弟身同傾

晉天福七年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與人言而不見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於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置百官後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别將李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於邉鎬斬於金陵市事見五代史南唐世家邉鎬李景通事舍人也綱目質實博羅縣屬惠州綱目周廣順元年唐削鎬官爵鎬初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者皆全之建人謂之邉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邉菩薩既而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盛脩

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五代史閩世家璘好鬼神道家之說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昶亦好巫事無大小輒以寶皇語命之虹見其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乃命興率壯士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延羲立令其子繼業殺昶

白麻答

胡麻答不逃君王酡酒厄白麻答萬閭帑藏填金帛迎春門外甲如麻刮財突入將軍衙金刀取首火焚家嗚呼白麻何足嗟輦金北歸成帝羓

白再榮貪虐謂之白麻答契丹兀欲將也貪滑殘忍民間珍貨美婦女盡奪取之後郭威舉兵南向諸軍大掠入其第盡掠其財且刎其首而去事見綱目胡麻答太宗從弟也貪殘尤甚滑後漢兵入府門麻答遁歸世宗酖酒殺之

帝羓行

黑兎子白狐精石郎遠引来南征殺狐林中一回首天矢射落旄頭昰腰中白羽已先蜕鼎湖飛髯安可乘塩羓首邱九尾窟猶勝沙邱吹鮑腥

太宗諱德光阿保機第二子也記異録云帝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忽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帯執鎚𥳑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内一黑兎入帝懐而失之神人語帝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又曰石郎已使人来喚汝汝未決旬石敬塘反於河東為唐張敬達所敗急遣趙瑩持表重賂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帝曰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帝勑使也率兵十萬直抵太原唐師遂敗立敬塘為晋帝自大梁北歸行至欒城得病崩於殺狐林國人剖其腹實塩数斗載之北去晋人謂之帝羓

十阿父

十阿父一阿父天子父殺人人莫禦人莫禦王法戮天子曷以處司寇執父天子竊負

五代史周世宗家人傳周太祖皇后柴氏無子養后兄守禮之子以為子是為世宗世宗即位加光祿卿致仕居於洛陽終世宗之世未嘗至京師左右亦莫敢言第以元舅禮之而守禮亦頗恣橫嘗殺人於市有司以聞世宗不問是時王溥王晏王彥超韓令坤等同時將相皆有父在洛陽與守禮朝夕往來惟意所為洛陽人多畏避之號十阿父

枕劍行

陳王有利劍晝佩夜枕之防身伏劍卒為劍所屍安僕夫昵私蔽公軀為孌殺主不殺孌嗟嗟安僕夫不見古奚隸妾婦奉鴆杯陽僵覆鴆酒活主父存主母

陳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妾通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持不可妾曰不然我反告汝友進與俱而從之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授友進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數日其子守忠始知執友進及妾摑之列女傳周大夫主父自衛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鄰人恐主父覺淫者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以待之矣三日主父至其妻使媵婢取酒而進之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又殺主母不忠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欲殺之媵知將死終不言

華山隱者歌

世宗名陳摶問以飛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予嘗論曰以摶為隱士耶則出赴世宗之聘以摶為方士耶對世宗不以飛昇黃白之術而必以治天下為

務搏蓋世間之傑經世之士不幸生五季也出與世驅則不能為亂臣朝梁而暮晉南吳蜀而北幽并也故依隱以玩世及聞趙祖踐一笑而知天下可定華山之雲遂高枕矣世宗能聘而不能用乃以方士畜之宜其急返故山也他日宋君臣亦以脩養術叩之搏言曰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君賢相正合德共治之時勤行脩煉無以出此奈此言也搏豈隱士耶方士耶

華山人帝者師人中仙長[illegible]老魅讀書我山巔我方一枕羲皇前汝且朝唐暮晉娛[illegible]蹙眉肩陳橋馬龍天一笑歸

去不知山中今日為何年

宗史陳摶傳居華山雲臺觀依止少華石室無心世事居嘗寢處百餘日不起太宗賜號希夷先生陳桱通鑑陳摶聞太祖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五代史馮道傳事四姓十君自號長樂老

陳橋行

兩日盪重光點檢作天王崇元殿上行禪章制書私草脩文郎趙書記正皇綱遺孫披麻在金床胡為猝霍馬上醉擁黃衣裳何以朝萬國昇明堂

宗史太祖次陳橋驛軍士集門宣言願推戴即以黃袍加太祖身羅拜於前呼萬歲又世宗偶閱四方文書忽得韋囊中題云點檢作天子心大異之時張永德為點檢世宗命太祖代之陶穀傳恭帝將禪位猶未有詔穀時在旁曰已成矣乃出諸袖中陳桱通鑑宣徽使引匡允就迺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

趙普傳太祖用為掌書記陳橋推戴普先預聞

金櫃書

金櫃書趙家光義為皇儲龍行虎步狀日異狗趨鷹擊勢日殊膝下豈無六尺孤阿昭阿芳非呱呱夜闌鬼靜燈糢糊大雪漏下四鼓餘床前地戳柱斧史家筆無董狐嗚呼朱牌金字火羊飛藝祖在天天可欺

陳桱通鑑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宋主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得至此汝萬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於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商輅綱目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李燾長編帝不豫壬

子夜大雪帝名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時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戳音擢築也舂也按李燾長編本吳僧文瑩所著湘山野錄而歐陽元等所脩宋史書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即位詰旦太宗入謁受遺踐祚先生詩意蓋不以宋史為信也

中書令

中書令貴戚鄉我國既滅我何用生棄汝鐵券繕我兵兵不勝以死下見先皇靈宗賞令句節當旌胡為重兵屠我城

宏簡錄李重進周太祖甥以色黯號黑大王入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初與太祖分掌兵柄常心憚之因不自安及聞移鎮益謀頗露太祖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以安其心重進自以周室近親終不得全乃拘思

誨治城繕兵宋主親征徑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
舉族赴義縱火自焚宋主聞其黨數百人盡戮之

澶淵行

余嘗論澶淵之役如博勝負懸於一氣如劉毅張
乖崖是已一夫之氣其動物者如此而況英君傑
相雄將盛氣之鼓三軍其胸次已無夷离堇之種
落者乎宜其事了於五日不違期尅孤注之采不
歸於準得乎子儀單騎見虜歷以誠寇準擁主臨
虜歷以氣事勢不同取效則一惜景德之君以姑
息從事而準之大志不終宋不稱臣李繼昌馳誓
書反嫱其鬼母而俾虜以弟我雖曰南北弭兵弭

兵寶準之遺恨也

陽城淀高陽關邊書告急夕五至皇帝親至岢嵐山殿前寇相一斗膽楚蜀諜臣謀可斬陽光抱珥已開光床機一發中犍覽雄謀獨斷衆勿搖孤注一擲先成梟跋河不渡勢不止賈勇況有高嫖姚千羊萬犬銳若隼望見龍光氣俱盡萬歲聲呼天可汗擎天一柱唯付準飛龍使脩載書鬼母尚執閔南圖君不見漢家玉帛賜單于何嘗割地兮邊隅却憐藝祖歲帛二十萬不博黑子一萬蕃枯顱

宋史寇準傳景德元年契丹內寇邊郵告急一夕書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帝大駭召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帝不得已始議親征既而契丹進圍瀛州直至貝魏中外震駭王欽若請幸金陵陳

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勞逸之勢我得勝筭奈何輕棄廟社遠幸楚蜀人心崩潰天下可復保耶遂決策及至南城衆請幸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敵氣未懾不可以決勝帝猶未決準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願效死準復入瓊立進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試問瓊等瓊即仰奏冦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讙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駭帝盡以軍事付準敵對斬獲大半上徐使人視準何為準方與楊億飲博上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遇威虎軍頭張懷守床子弩發矢中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使者請益堅帝亦厭師準不得已遣曹利用如契丹議歲幣帝謂百萬以下皆可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此吾斬汝矣利用至果如數成約而還河北罷兵皆準功也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欽若進曰陛下獨敬準豈以澶淵之功耶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此行是也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冦準之孤注

也斯亦危矣由是願準寢衰真宗本紀景德元年九月乙亥契丹大舉入寇駐兵陽城淀因王繼忠請講和上遣曹利用往答之十一月庚午車駕北巡司天奏日抱珥黄氣充塞宜不戰而却癸酉契丹兵至澶州直犯前軍西統軍撻覽伏弩而死十二月甲申利用還傳其國母命起居聖躬乙未李繼昌及契丹使丁振以誓書来稱南朝為兄北朝為弟定歲幣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交誓約各觧兵歸按太祖嘗曰我二十匹絹博一胡兒首其精兵不過有十萬止廢我數百萬絹耳

賔州月

青擊知高次賔州懼崑崙關為賊據值上元令大張燈燭宴將佐倐稱病如內至暁客未散忽馳報云三鼓時已奪崑崙矣卒平廣南然非龎籍贊襄焉能奏其成功乎

賓州海月光團團銀花大楸燒爛斑將軍如內客未散捷書已奪崑崙關當時諫官疑武士豈知辦賊遽如此嗚呼銅面將軍今豈無世無丞相龎公甘老死

宋史龎籍傳狄青討儂知高韓絳謂武人不宜獨任宣撫帝以問籍籍言若副以文臣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益詔嶺南諸軍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歸功於籍通鑑青起行伍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傅藥去之青指其面日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

悲靖康

悲靖康一易姓十貴降建炎帝開朝綱解將腰膂斷臺諫天斧不殺同安王君不見激忠肝立義胆彭王葙丁公斬

宋史欽宗靖康二年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九三千人由汴北去張邦昌傳金令推異姓堪治國事者

立以為君宋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遂定議王時雍推立邦昌先署狀率百官遂拜邦昌服柘黃袍張紅蓋觀者無不感愴康王構即皇帝位於應天府詔以邦昌知機達變如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詣都堂議事加邦昌太傅李綱傳綱具三疏諫議宋齊愈謂其不可行疏論之未幾齊愈以議立張邦昌罪戮於東市按腰膂斷墨諫謂宋齊愈腰斬於市同安王謂張邦昌漢書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史記季布列傳季布母弟丁公為楚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為項王臣不忠遂斬丁公

一綱謠

萬法舉在一綱十議春秋誅叛降議和議戰爭是否老臣澤起開封府招來閑陝葺樊鄧誓為君王復中土開中興七十五日明黃星

李綱議張邦昌曰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弒君今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則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朝廷既不正其罪反尊榮之此何理也又僞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乃降御批謫邦昌潭州安置受僞命臣僚論罪有差宋史綱至行在首獻十議始治僭逆罪叛謂張邦昌降謂王時雍等宋濬傅開封尹闕綱言非濬不可徙知府事宋元通鑑綱入相西頓關陝南葺樊鄧又在相位僅七十七日按綱以建炎元年五月甲午乙巳拜右相趣赴行在所六月己未朔至行在入見八月乙亥罷自己未至乙亥為七十七日也作五日疑誤拾遺記軒轅以戊己日生故以土德稱王時有黃星之祥張衡週天大象賦嘉大舜之登祚耀黃星而靡鋒

司農鄉

一綱重九閈一澤堅萬城九閈一轉城一傾雲中騎下繼

揚兵赭衣倉皇易介胄恐恭望望東南征廷中之[illegible]

咎六軍錯殺司農鄉

宋史帝在揚州粘罕引大軍來間道趋揚州使上不得出黄潛善傳上在廣陵金人奄至帝大驚乃倉皇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鄉黄鍔至江上軍士聞其姓誤以為潛善爭数其罪揮刄而前鍔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断矣

張忠献

陽烏白日沉虞淵百鳥泣血悲杜鵑兩狐不逐三鼠磔啼嬰抱出黄𮫮前黑輿廹脇亦可憐二十六日民無天張韓大將漢周勃劉呂神機亦飄忽馮轓甈援牛馬走虎口持書爭出沒安國夫人奔內京黄麻使臣斬閹律內間相從徒具員𮫮下草奏真長物築京觀尸悖骨張忠献功第一

宋史張浚諡忠獻時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奉皇
子旉即位請太后臨朝徙帝居於睿聖宮大赦改元張
浚命平江守臣湯東野秘不宣詔起兵討之諭張俊俊
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江陵呂頤浩遣人
寓書於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答書約共起兵
浚又念傅等居中欲得辨士往說之馮轄請行會韓世
忠自海道赴行在浚聞之曰世忠來事濟矣浚招以書
世忠得書舉酒酹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浚呼將士
曰聞賊以重貲購吾頭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
浚頭去衆皆感憤頤浩至平江劉光世兵亦至浚乃草
檄舉苗劉之罪乞建炎皇帝即帝位兩孫謂潛善伯彥
三帥謂康履藍珪曾擇宋史宦者傳藍珪康履恃恩用
事與曾擇或踞坐跣足立於左右至令馬前聲諾故疾
之若衆苗傅傳帝憑闌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
軍士有功不賞結內侍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安處左右王淵遇敵不戰反除樞密臣立功多止得遠
郡團練臣已斬淵首更乞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黑
興謂隆祐皇后宋史哲宗后孟氏傳號元祐太后尚囊
省言犯后祖名易以所居宮名稱隆祐太后苗傅與[illegible]
正彥謀作亂太后諭曰今皇帝聖孝無失德止為黃[illegible]

善注伯彥所誤皆已逐矣傳等必欲立皇太子后曰今疆敵在外我一婦人抱三歲小兒何以令天下按宋史建炎三年三月癸未苗劉迫帝遜位皇子甲申改元明受四月戊申太后詣帝還宮庚戌復建炎旉是二十六日也哲宗后孟氏傳名見韓世忠妻梁氏勉令速來以清殿陛韓世忠傳傳等質其妻子矯制除之國軍節度使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朱勝非以計脫其妻子給傳曰今白太后遣往慰撫世忠則平江諸將益安矣傳等從之台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逆世忠梁疾驅出城一日夜抵秀適明受詔至世忠取焚之斬其使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內間相從謂朱勝非也朱勝非傳時屬草創遏一敗鼓草改元制按苗劉之變雖諸將之功而倡義勤王者浚也浚至杭州誅賊逆黨浚入見上伏地涕泣上問勞再三解所佩玉帶賜之

唐琦石

荆軻七博浪椎唐琦石三壯兒不了事永為人所嗤我獨歎壯兒義憤千古奇成敗論人吾不知琶八子私救之豈

如慶忌者成名萬古于要離

宋史金琶八犯越州衛士唐琦袖巨石擊琶八不中死之史記刺客列傳荆軻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留侯世家良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呂氏春秋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要離曰臣能之吳王加要離罪馬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伏劍而死

金山捷

金山捷將軍料敵如神明未禽王帶鶻先禽鐵爪鷹龍皇廟前鼙鼓鳴紅袍脫兎千人驚白馬刑颶風停五緉火[illegible]

然水鼉天矢未殪旄頭星

宋史韓世忠傳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授健卒以鐵綆貫大鉤敵舟舟躁而前海舟分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庶可相全兀朮語塞有閩人教以舟中載土上鋪平版穴船板以櫂槳風息則出有風則止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謀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潛於半夜鑿渠三十里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以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乘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得絕江遁去先是世忠料敵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寔預遣百兵伏廟中百兵伏岸側約聞鼓聲內外合擊果有五騎闖入伏發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墜馬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又金兵至世忠先已屯焦山寺受金將李選降按兀朮將李選呼為錢爪鷹本江淮宣撫使潰卒

鐵象歌

去年殺趙哲今年殺曲端王家小兒造赤丸鳳翔仇家炙

人肝張宣撫開西都遥殺健將心何如西人望端如望歲豈比馬謖誅當誅詐旗可以走婁宿鐵象不能追的盧嗚呼象兮象兮吾與汝同死象兮象兮吾逝矣

宋史曲端傳宣撫張浚欲復用端王庶又從而間之浚遂送端詣恭州獄提點刑獄武臣康隨嘗忤端端鞭其背隨恨之入骨端仰天嘆曰吾死矣大呼鐵象可惜數聲乃赴逮鐵象者端馬也日馳四百里既至隨令獄吏械縶糊其口脇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張浚傳趙哲擅離所部浚斬哲以徇王家小兒謂庶鳳翔佚家謂康隨綱目丞相亮伐魏戰於街亭敗績參軍馬謖違亮節度乃收殺之曲端傳婁宿攻陝西關隴大震端治兵守麻務鎮遣吳玠為先鋒據清溪嶺破之

岳鄂王歌

予讀飛傳冤其父子死而陰報之事史不書乃冤

於稗官之書張巡之死誓為厲鬼以殺賊烏知飛
死不為厲以殺檜乎吾不敢以鬼死其英爽而呰
之以厲之辭曰
生兮人之英死兮厲之靈國有駔兮推我國長城善寡與
兮惡好朋大霧蔽天兮天日不我明嗟爾厲兮謁上帝兮
上征萬八千丈兮華之頂叶丁帝命我兮司陰刑剡爾駔兮
赫以就冥嗟爾厲兮人之英
宋史岳飛傳嘉定四年追封鄂王原註飛死為神居天台第一峯禽檜受諸苦楚呂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駔儈也

岳王行

飛來隹上鵲漂流甕中雛大野收岐嶷夢澤乳於菟蹶張八石弩地盤丈八殳拔身列校中郎上青皇書燕雲誓掃犬羊穴河洛未復冠裳區平生知己張都督未信八日開西樞揚子連珠斷如草背嵬先鋒雄若貙兩河豪傑收赤幟千里父老馱青芻忙查內附兀朮慟黃龍直造無須臾皇天后土不監我忠赤白虹貫日賜屬鏤錦山錦水邊一隅神州何時歸版圖閃兵入鄴明月墮胡馬南牧長城殂燕南書生已料敵東臆老魅何足誅嗚呼吳牙執信及六主茅旌孤兒過故都

宋史岳飛傳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又單騎持丈八鎗刺殺黑風大王又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

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又高宗即位上書言敵方詔吾示
弱宜乘其怠又飛表謝有唾手燕雲之語久杜充棄東
京還建康飛諫曰中原地尺寸不可失今一舉足此地
非我有他日欲復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聽又飛萊
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虜若長驅京洛以擒之彼必奔
命可坐而斃又飛奉命招捕揚公時張浚以都督軍事
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浚曰岳侯忠孝人也
兵有深機何可易言會白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
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
賊果八日而賊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入先是金人選
勁軍皆重鏈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謂拐子馬官軍不能
當及是以萬五千來飛戒步卒持麻扎刀入陣勿仰視
第砍馬足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大敗兀术大慟曰自
海上趁兵常以此勝今奈何又飛謂雲曰戰嬰敗必還
攻頰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术眾至貴將游奕雲將
背嵬戰於城西又飛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兀术又飛拍
納兩河豪傑皆期日與官軍會共所揭旋以岳為歸百
姓爭挽牽車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侯者充
滿道路又龍屏大王至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容受飛旗
膀自北方來降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

痛飲耳又檜矯詔捕飛父子下大理鞫問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又方兀朮欲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退矣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江湖雜記

秦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僧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家在東南第一峰之句檜令隷何立物色立至宮殿見僧坐決事故問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通鑑建炎而後六主百五十年又咸淳十年帝㬎即位年四歲又德祐二年謝太后與帝又隨元兵北行

銀瓶女

岳家父國之城秦家奴國之傾皇天不靈殺我父與兄嗟我銀瓶為我父提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

西湖塵談浙江憲臺乃岳鄂王故第至今祠公為土神其庭前有井相傳公遇禍時其少女抱銀瓶墜此井死

杭州府志忠烈廟祀少保鄂國忠武王岳飛以其子雲雷霖祔焉後作寢堂像王夫人與其女忠孝祠祀武穆長子繼忠侯雲以王女銀瓶娘子附像致祭

宋節婦巴陵女子行

岳州破掠都惡鈔如烏陰如蠭巴陵之女玉燕飛中道零落無時歸巴陵之女清如玉下有黃龍千仞谷巴陵女投身葬龍腹龍爾有神篤生忠臣亂為龍逢比干治為周召甫中

宋史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少明慧知讀書善為詩開慶元年年十八元兵至岳陽為卒所掠將挾以獻其主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上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

聞寧當血刃死不作祗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蹄赴洪洪流激烈摧心肝讀者哀之

冷山使者

洪使者雲中居不受偽命官寧作牧羊奴氷山寒墮指乞食教胡雛服食言語殊使者嚙雪歌穹廬豈不解脩粘罕書黃金寶馬千駄車歸來割地和單于

宋史洪皓為金國通問使金遇使人禮溥留幾一年始底雲中粘罕迫仕劉豫辭曰萬里銜命恐事異姝耶粘罕怒將殺之旁一校嗐曰忠臣也為之跪請得流遞冷山乃陳王悟室聚落穴居百家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霜居二年不給衣食盛夏猶毛布悟室柰絲做閒帖有學令教其子得俈如燕復留雲中凡居燕十五年會金大赦得遣還始至見於内殿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脩粘罕書謂泰檜也泰檜在鹵為徽宗書上粘罕結和議賜金帛建炎四年鹵攻楚州乃使乘船厚載而歸俾主和議為鹵内助說言殺鹵監巳奪舟而歸

寶慶權臣

史新恩一漏語朝為皇儲暮為鹵會稽望氣如玉虹渡江二馬一馬龍湖州二潘非二五夜擁黃袍烊真主一時雞狗余與梁詆法真魏加無將四十年南國治定策無功推老吏揚州制臣無一夔金甲斬闕吾未知

宋史貴和為皇子賜名竑時史彌遠當國權擅竑不能平常書字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宮壁有輿地圖常指瓊崖曰他日得志置老賊於此又呼為史新恩言非新州即恩州也彌遠大懼日夕思所以廢竑頓竑不知也時理宗同在邸亦後沂邸賜名昀寧宗崩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子令之曰今所宣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竑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已暝不知為誰甚惑閤命亟赴引就舊班遙見燭影中一人已在御坐閤門贊呼百官拜舞又理宗皇帝諱昀父希瓐母全

氏生於紹興山陰之虹橋里第又余天錫史彌遠弟子師會彌遠與皇子竑有違言念欲廢置陰借以為後備值天錫秋試歸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俱以來天錫渡江抵越西門避雨全保長家保長知為丞相館客肅具雞黍須臾引二子侍立問之曰此吾外孫日者嘗言後當極貴詢其姓名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又問其行第良足還以告於彌遠命招二子來見客諭天錫曰二子長者最貴宜撫於家即理宗也左傳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宋史寶慶元年湖州人潘壬與其兄甫弟丙潛通李全謀起兵立竑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比明視之衆不滿千皆太湖漁人竑知其謀不成乃率州兵致討告變於朝彌遠命將往討至則已平矣彌遠忌欲殺之令竑稱有疾遣門客余天錫詣竑諭旨逼縊之又梁成大論事彌遠甘心鷹犬言若得入臺必能擊去偽學寶慶二年拜監察御史奏魏了翁真德秀宜削秩貶竄又趙葵言於朝曰李全大逆邀視朝廷葵日夕延頸以候制帥設施今乃聞遣工前入出城祈哀於逆又聞遣二吏請命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貽笑天下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奮戮

數戰皆捷余與梁謂天錫成人
一夔謂趙葵金甲斬關謂李全

獨松節士歌 并引

獨松節士者富春古先生馮驥也仕宋為大理寺丞淳祐初守獨松關大軍壓關主將有賣降者獨節士徇關以死炳然已列史傳其孫士顒出節士讀書所來青樓卷求題余感壬辰之變守關者無節士之節為賦獨松節士歌

獨松托根國西戶千載風雲摽龍虎大樹將軍之子孫特立東南天一柱疾雷夜破釣魚臺黃鬚鐵甲連山來獨松節士真柱石一力當關萬花開䖍毛將士献地圖津頭相

國來乘桴獨松未折重趙昺鐵甕已破差胡膜白頭老父話往轍地險由來重人傑紅鑾昨夜斬關來二十四州俱瓦裂我欲閒頭問獨松獨松已殉烏號弓來青書屋江之東五雲繞屋光如虹

杭州府志獨松嶺在餘杭縣西北九十里高四十二丈長五里去嶺二里有關名獨松陳桱通鑑恭宗德祐元年元軍破獨松關守將張濡遁馮驥死之宋史德祐元年十一月獨松關告急調民兵出守已丑關破馮驥死之贈集英院脩撰張濡遁後漢書馮異傳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通鑑續綱元順帝至正十二年壬辰秋七月徐壽輝兵犯昱關來攻杭州城中猝無備江浙參知政事樊執敬中鎗死

咸淳師相

開慶班師捷何有大國行人在沘口斷橋功臣嫉如仇[illegible]

壁叓忌鐵精猴峴山萬堞包長圍葛山賜第兼賜妃眞珠

搭當錦地衣寶穴妖蛇歸不歸羅刹江頭白日暫顯淡灘

前射工語輸舟不運水底龍拉脅俄驚厠中席

宋史度宗本紀帝尊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曰師臣而不名賈似道傳開慶元年元憲宗自將征蜀遣皇弟攻鄂州乃詔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封茂國公十月鄂東南陬破再築再攻之賴高達率諸將力戰十一月攻益急死傷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密遣宋京詣軍稱臣納幣不許會忽必烈聞其主喪拔岩而北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兵至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殿兵百七十追至白鹿磯匿和議稱臣之事上表以肅清聞帝謂其再造功加少傅復進少師封衛國公斷橋功臣謂曹世雄鐵精猴謂劉整妃謂宮人葉氏白日暫謂淩江日日食貫似道傳曹世雄在軍中事不關白故似道恨之因命官行打算法欵汙蠛閫臣坐世雄侵盜官錢貶遠州通鑑續編劉整叛於蒙古初賈似道出師整及高達曹

世雄功居多似道嫉其輕已令呂文德捃摭三人罪世雄死達亦廢棄整閒之俱率所部降於蒙古賈似道傳賜第葛嶺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署又日坐葛嶺起棲閣亭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又似道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輟耕錄浙江一名錢塘江一名羅刹江所謂羅刹者江心有石即秦望山脚橫截波濤中商旅舡到此多值風波所困而傾覆遂呼云賈似道傳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太后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棉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不恨拘其子與妾於別所即廁上拉其胸殺之

沈劊子辭

李芾守潭州命劊子殺一家妻子既殺芾家人亦殺自家人積屍一處焚之復自殺劊子姓沈名忠吁忠一獄丁耳剛腸勁節乃得與一代忠義臣附

名於史傳亦足偉哉

沇劊子人中豪王執法家三尺刀誓言不食刀生毛常拔劍匕罵荆高首披曼胡揮孟勞怒砟佞肉為鷄膏潭州安撫脫戦袍身與城斃無逋逃夜呼爾劊詁白旄上及筓珥下髮髭蒼精一動捫赤絲鋒如猛將鏖蘭膏劉焦夏呂方華高犬尻羊膝朝北朝上方之劍不使操嗚呼上方之劍不使操

宋史李芾傳元兵以除夕日發城芾坐雄湘閣名帳下沈忠諭曰吾分義當死弟不可辱及吾家汝可盡殺家人而後及我忠伏地叩頭固命之涕泣許諾取酒飲家人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畢縱火焚其居忠還家殺其妻子至火所大慟亦自刎荆高荆軻高漸離也權德輿劉濟墓誌被縵胡而揮孟勞註孟勞魯寶刀也通

鑑理宗景定二年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度宗咸淳九年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帝㬎德祐二年夏貴以淮西降元元詩選註方回字萬里號虛谷景定中登第知嚴州降元焦謂煥炎華謂岳高謂應嵩皆宋臣降元者

冬青塚

老羝夜射錢塘潮天山兩乳王氣消禿妖尚厭龍虎怪浮圖千尺高岧嶤文山老客智且勇夜舟援山山不動江南石馬久不嘶塚上冬青今已拱百年父老憤填胸不知巧手奪化工冬青之木鬱葱葱六櫝樹更蒲門東

紹興府志元至元中西僧楊璉真珈發諸陵唐林二義士埋宋陵骸骨於天章寺前六陵各為穴上植冬青樹六株唐名玨字玉潛林名德暘字景曦號霽山皆宋諸陵骨事按元羅壹卿撰唐義士傳則以為唐玉潛採鄭元祐書林義士事蹟則以為林景曦張丁跋謝翱冬青樹引謂聞之王文獻者又以為王修竹疑二人本協

誅而王脩竹名英孫嘗延致景曦要亦與聞其誅者也當收骨時事甚秘姓名互傳若此謝翱字皐羽福建人文丞相客也嘗為文丞相作西臺慟哭記與珏友善感其事為作冬青樹引左傳季孫為巳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註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檟欲自為櫬

樓厚樽宗夏校